

畅享抗疫成果 释放复苏信号

中国假日经济热潮令全球瞩目

“十一”黄金周历来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首个“十一”黄金周,中国消费市场明显复苏,旅游出行、餐饮购物、文化娱乐均呈现繁荣景象。海外观察人士和媒体指出,假日经济火热既体现抗击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也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清晰信号。



游客在湖北武汉黄鹤楼景区观看演出(10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高效抗疫为黄金周保驾护航

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是中国人得以在黄金周放心出行消费的大前提。彭博社评论,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黄金周假期显示了中国对经济复苏和公共卫生措施的信心。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新兴市场部部长韩载振表示,中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取得令人瞩目的防疫成就。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环境下,促进假日经济能够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活力。

疫情在全球重创多个行业,旅游业首当其冲。得益于对疫情的有效控制,黄金周在中国掀起旅游热潮。数据显示,10月1日至4日,中国共接待国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120.2亿元人民币。

“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回到接近正常状态。”《纽约时报》如此评价。德新社报道说,“今年全球旅游业预计将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而在中国旅行已经大致恢复正常”。

不少海外媒体将目光投向解封约半年后的武汉,感叹其恢复力之强。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刊文说:“武汉体育中心重新开放首日的预约人数就达到了上限,购物街上熙熙攘攘,地标建筑黄鹤楼在夜晚上演绚丽的光影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黄鹤楼是黄金周最受追捧的景点之一。

消费畅旺传递经济复苏信号

黄金周期间,中国消费市场多点开花,民众消费加速向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海外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各大旅游平台,注重私密性和安全性的自驾游或定制游等高品质旅游产品受到青睐。

“自驾游和1至6人规模的定制型小团体旅游是今年中国‘十一’黄金周旅游市场的热门主题。”美国

广播公司网站这样报道。

随着旅游出行迎来高峰,与之息息相关的餐饮和购物也迅速升温。在三亚国际免税城,日化美妆柜台前人头攒动,一些知名品牌门店因限流需排队入店。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疫情导致出国旅游及代购受限,原本在海外“买买买”的中国中产阶层转而在国内挥洒购物热情。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中国消费已经开始复苏,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受黄金周期间“报复性消费”等因素影响,零售业有望加速复苏。

黄金周还见证了文化消费强劲复苏。票房分析机构猫眼的数据显示,截至5日零点,国庆期间新上映的两部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票房均突破10亿元人民币。

此前受到抑制的文化娱乐消费在黄金周集中释放,使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一波“爆发”,让仍处于低迷中的海外电影市场看到希望。

超大市场规模助推中外共赢

“十一”黄金周展现的巨大消费能量,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也凸显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释放的发展动能。

墨西哥经济部长格拉谢拉·马克斯表示,具有强大活力的国内市场推动着中国经济复苏,中国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9月预测,今年中国是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成员。海外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中国消费回暖将带动各国对中国的出口和投资,促进周边经济体及

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景顺投资公司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庭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随着中国经济摆脱疫情影响强劲反弹,亚洲经济体必将受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增加会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增加世界需求总量,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据新华社)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我怎么不知道,”何心隐反唇相讥,“你以为老汉得学习这些朝廷官员,见了宰揆大人周身股栗,腿都站不直?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凡见一有爵位者,须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为畏之哉!’你哥哥如今手掌乾坤,如日中天,他充其量得到的只是官心,而我何心隐,得到的却是道心,天道地道人道神道,道道无穷,我有什么可怕的!”

听到这一番“疯话”,张居正脑海里又清晰地回忆起六年前在天寿山与何心隐秉烛夜谈的情景。深深感到此人沉

湎于阳明心学已经走火入魔。人之才能,是为入世所用还是与入世相忤,原也只在一念之间。他不想在家父的新冢前,当着数百名官员的面同这位“圣人”斗学问的机锋,他捋了捋胡须上挂着的水珠,愠色说道:

“柱乾兄,家父葬仪刚刚完毕,我也有些累了,改日再找你,专门承教。”

此言既出,一直剑在旁侧不离左右的护卫班头李可,立刻抢步上前,推开挡在道上的何心隐,一大队虎贲勇士簇拥着张居正来到孝棚前面,顷刻间起轿而去。

当天晚上,刚交戌时,金学曾应约走进了张大学士府,他虽然当上了学台大人,但毕竟在荆州城住了三年,满街都是熟人,特别是税关的差吏,听说老堂官回来了,一窝蜂地跑来非要拉他去喝酒以示孝敬。盛情难却,金学曾被生拉硬拽上了一品香酒楼,正喝着酒酣耳热,忽见张府家丁带着随张居正南下的内阁书办前来找他,说是首辅紧急召见,要他即刻前往。一听说是紧急召见,金学曾心里已猜出了七八分,肯定是为下午天晖山上何心隐突然出现的事,他当即一推碗筷,朝老部属们拱手道一声“对不起,多谢诸位酒饭。”便随着张

府家丁蹬蹬下楼,半炷香工夫就跨进了张大学士府的门槛。

这座气宇轩昂的张大学士府邸,金学曾以前来过几次,有两次是被张老太爷请来听戏的。当时的感觉是嘈杂得很,张老太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因此,家里佣役说话也是一个哈哈三个笑,一点规矩都没有。今晚上可不同了,虽然里里外外依然是花团锦簇灯火通明,但回廊间少有人影,就是偶尔有当差走过,也都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声来。金学曾到此又重新感到了张居正的威严——这威严不是那种板起面孔不苟言笑,而是举手投足慢言细语之间,一个人整个儿向外散发的那种震慑力量。

张大学士府的第三重正房,面阔三间,原是张文明的书房以及会见重要人物的内容堂,现在被临时改作张居正的值班房。金学曾被书办领到这里时,张居正早已坐在里头,正埋头看一份奏章。每天,京城里都有奏章、咨文以及邸报等重要文件传来,他不但要看,还要拟票或批复——这是皇上特意规定的。朝廷大事必须由他处置,他虽然感到累,但心里觉得踏实。

尽管金学曾脚步很轻,张居正仍然听到了响动,他在紧连着客堂的书房里

问道:

“是学台大人到了吗?”

这话虽然有些调侃,但语调亲切,站在客堂里的金学曾心中涌过一股暖流,答道:

“回首辅,是卑职金学曾。”

“进来呀!”

金学曾整整了官袍,抬腿迈过了门槛,张居正放下手中正在看着的一份奏章,往后推了推椅子站了起来,笑模样走到金学曾跟前,打量着他说道:

“今天下午,你讲的那位酱先生很有意思,你这位金学曾哪,做什么事都猴头猴脑的。”

张居正此时的和颜悦色,与下午在孝棚里会见三台长官时的冷峻恰成鲜明的对比。金学曾知道首辅欣赏他,但仍不敢造次,正琢磨词儿回答,偏嗓子眼不争气,喉结一滑,竟喷出一个响亮的酒嗝。张居正微微退了一步,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问:

“怎么,喝酒了?”

金学曾喝酒不上脸,这一下却腾地红成了落锅的虾子,他双手捏着官袍的下摆,局促不安地说:“卑职孟浪,被税关的老同事拉到酒楼上灌了几口猫尿。”